

《苏曼殊小说集》

王稼句

社会条件也对生产发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和条件的具体——历史结合，决定着一切社会生产的内部结构，自然的生产，活劳动的生产，物化劳动统治的生产和社会化生产。与此相应的就是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真实的社会系统都依赖于自己特殊的基础(生产类型)或发展的主导因素(起支配作用的条件)，它们决定社会系统的所有其他现象和关系。同时每一种社会关系又都是暂时的，它在历史进步力量的压力下，改造为新的系统整体性。社会就向前发展了。所以社会系统结构的更替和继承是社会辩证法的最典型的特点之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客观世界当作一个发展的系统来考察和研究，固然是一个事实。但是，现代系统论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库兹明把本书论述的一切归结为对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的发掘是否合适，这里不加以讨论。引人注目的是，库兹明显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提出了系统论观点的新的见解。

《〈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苏)库兹明著，王炳文、贾泽林译，三联书店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版，0.59元)

去年荷香时节去杭州，造访孤山北麓的曼殊塔。凭吊之际，颇多感慨，心想：如果苏曼殊的著作再不出版，这位近代的著名文学家就将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不料，桂花开时，就在苏州买到了新版的《苏曼殊小说集》。欣喜之余，又不由为苏曼殊短暂的一生而叹息不已。就象该书封面上画的那样：一只离群的孤雁在漠漠的夜空中，追求一轮圆月的明光，但终然是可望而不可达。这是何等悲哀、何等惨淡的际遇。

苏曼殊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上主要是诗和小说。但他小说的成就远不及诗的成就。他在一九一二年开始创作小说，且多以爱情为题材，反映出男女青年的恋爱悲剧，从争取婚姻自由方面触及了反封建的问题，这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是，纵观曼殊的小说创作，不难发现，他的小说实际上并没有脱离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

具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的《断鸿零雁记》，可以说是曼殊小说的代表作。柳亚子、柳无忌父子甚至根据它的材料移花接木地编撰了《苏玄瑛新传》和《苏曼殊年谱》。这当然是不很精确的，但《断鸿零雁记》也确实突出地表现了曼殊个人的身世之感。小说中的雪梅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势力、忠于爱情的青年女子，她含辛茹苦地等待自己的意中人，“沧海流枯，顽石尘化，微命如缕，妾爱不移。”在继母力逼其另嫁富室之际绝食而死。小说对于以女子为货物、见利忘义的社会势力进行了鞭笞，“顾其生父继母，都不见恤，以为女子者，实货物耳，吾固可择其礼金高者而鬻之，况此特权操诸父母，又乌容彼纤小者置一辞？”小说也揭示了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贫富的悬殊，但作者没有展开这一矛盾，而使消极因素占了主导地位。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余”的身上投射着曼殊自己的影子。

在《绛纱记》中，交织了四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展开了广阔的社会背景，批判了资产阶级以金钱为轴心的婚姻关系，又揭露了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恶劣影响。在《碎簪记》中，出现了封建卫道士的形象，他的干涉使三个青年殉情而死。小说并借女主角之口批判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人谓美

国文明，不知彼守财虏，正思利用物质文明而使平民日趋于贫。故倡人道者有言曰：‘使大地空气而能买者，早为彼辈吸收尽矣！’揭露得可谓深刻。在其他几篇小说中，也都表达了相同的主题，这都是曼殊小说的积极方面。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苏曼殊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所以他的小说中洋溢着世事多变、人生无常和感伤颓唐的情绪。“忏尽情禅空色相”，作品总以遁入空门、为僧为尼而告终，悲哀的情愫从宗教中获得了解脱。因而，曼殊小说的成就和局限，都反映出了近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点。

对于苏曼殊，郁达夫在《杂评曼殊的作品》一文中曾这样说：“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然而决不是大才。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可是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我认为，这个评论是精当的。

应该指出的是，此书所载的《惨世界》十四回本，是苏曼殊与陈由己（独秀）合译，由苏曼殊主译，陈由己润色加工，并续译十二至十四回。它的单行本是一九〇四年由镜今书局出版。而这一点，此书的《出版说明》中未加说明。

（《苏曼殊小说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一版，0.48元）